



說郭目錄

弓第二十六

東園友聞

劉馮事始

劉存馮鑑

西墅記談

潘遠

遺史紀聞

詹玠

姑蘇筆記

羅志仁

南部新書

錢希白

龍城錄

柳宗元

上海圖書館藏

言學集
桂苑叢談

馮翊

義山襟記

李商隱

文藪襟著

皮日休

法苑珠林

蒼梧雜誌

胡瑄

青瑣高議

劉斧

秘閣閒話

耕餘博覽

東園友聞

元

闕名

信義湯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數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客談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于儀禮尤致意焉

東園友記
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爲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休糧方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爲羅司徒以禮

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悖然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邪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爲司徒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裏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密藏中休糧方也

臺諫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

東園友聞
也時徹里爲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
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
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
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
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領之未
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邪

丘真人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
居落成有丘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
其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
人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
所持鐵杖于墻壁窻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
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
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
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
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習俗之厚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爲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

東園友聞
三
遂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
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
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
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
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
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小大卑
幼之稱

同籍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
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叙則陳在先閔乃以計

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
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
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
吏曰閔仲達何不見邪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
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
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
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于君何稱疾爲宜
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五聲韻

東園友聞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字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謫詐

上海民有以謫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給已怒而殺之

族未廣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邪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劉馮事始

宋 劉存 馮鑑

詩三字至八字皆自毛詩

三字若鼓淵淵醉歸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
 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六字
 若俟我于庭手而充耳以清乎而美之類七字若交
 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若節南山云我不敢劾我
 友自逸之類

曲張續長

劉馮事始

世本日揮于作弓夷則作矢皆黃帝臣弓之神名曲
張矢之神名續長

齋戒六丁

春秋命成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
戒六丁可功成注云丁取丁寧戒取戒慎也

神魚子英祠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捕魚得赤鯉愛其色養之經年
長丈餘角翼皆具子英乘之飛昇而去後歸亦乘此
赤鯉人爲立祠焉

黃帝六相

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地理風后明天道太常審地
理奢龍辨東方祝融辨南方大封辨西方后土辨北
方謂之黃帝六相

崇玄館學士

唐明皇置崇玄館命生徒習道德經莊列文子以門
下侍郎陳希烈兼崇玄館大學士檢校兩京宮觀又
別置道學隸崇玄館課試知明經謂之道舉

曳白

天寶中御史中丞張仁男爽判入高等爲人所訴明
皇于勤政樓親臨覆試終日不能措一辭謂之曳白
中書通事舍人

魏置通事郎堂誥命進置中書通事舍人北齊改爲
中書舍人隋號內史舍人唐初因之龍朔中改爲西
臺舍人光宅中改爲鳳閣舍人開元中改爲紫微舍
人復爲中書舍人

四匱

唐天后垂拱二年置匱四枚共爲一室以銅鑄四面
各依方色東曰延思有以養人勸農之事及賦頌求
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
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屈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象
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天寶以匱音同鬼改爲獻
院後又改知匱使掌其四匱

門狀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爲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
紙至唐時李德裕爲相貴盛人務加禮每通謁改具
銜起居謂之門狀

苾芻

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比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
二冬夏常清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勝五引蔓傍布
為佛之徒弟理亦宜然故以為之名也

僧爵秩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輔國宜城子累加忠信侯
卒後贈老壽將軍胡靈公隋文以沙門彥琮為翻經
館學士甚寵

解脫履

單底曰履重底曰烏永嘉中為伏鳩頭鳳頭履梁武
帝以絲為之曰解脫履

羃羅

唐初以隋制宮人乘馬着羃羅雖為夷服而全障蔽
永徽後帷帽施裙漸成為淺露天后朝帷帽大行羃
羅遂廢

帛拜代香纓

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采為之隋牛弘
議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

卷白波

古有酒令名卷白波起于東漢初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耳

偏提

酌酒器元和間謂之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名謂曰偏提

白肥修瘠

貞元中穆寧為刺史方食其子列侍熊白及鹿修曰乃白肥修瘠相資為宜即以白裹修而進因以羊雜

白為生

虎幄雲幕

說文在上曰幕在傍曰帷女媧作雲首衛侯為之虎

幄幄亦帷帳之類

博陸

聲諾曰博陸采名也六隻骰子皆六

西墅記譚

唐 潘遠

辨碧落碑

降有碑篆千餘字李冰陽愛之其中有碧落碑二字
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片哀
子李訓等為母造道門尊像

鳳尾諾

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便工帝以玉麒麟
賜之蓋諸侯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

西墅記譚

詩語暗合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箇及
云有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其句都是暗合處耳

空梁落燕泥

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
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因事誅
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

錦帳三十里

京師名倡曰嬌陳如姿藝俱美陸州尹一見求納焉

陳如日得錦帳三十里乃可蓋戲之也

骰子緋賜

明皇與楊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解連叱之果重上
悅顧高力士令賜緋之遂不易

胎髮筆

南朝有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工名缺
頭能瑩管如玉世莫傳其法焉

金黿光

于頔在海南日一夜方三更忽曉如初出移時復

西華記
暗徧嶺南悉時復有客言某日夜見海中大鼈浮出
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徐復沒驗其日正同

輔唐山

大和先生服餌得道請于高密牢山令煉明皇許之
改牢山爲唐令居之

定婚店

韋固未娶道遇異叟持婚牘令固以赤繩之乃曰此
店北賣菜媪女乃公妻後爲貴人取去果然

野狐落

宋次道爲西洛詩以野狐落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
宮名宮人所聚也

遺史記聞

宋詹玠

衣錦將軍

錢鏐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戲其下後為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

范攄子詩

唐末吳人范攄子處士子七歲能詩贈隱居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作夏日詩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其不

羅氏藏

壽爾未幾果卒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絢為相前數日夜召更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賜以送歸院吏望見燭以為駕幸已而絢至時以為榮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招飲密會具言于上上曰必術士所為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研中濡手印于屏風上既悟即告潛索於外果

于東明觀中得其手印紋而道士已遁矣

如意女子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試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乍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龍興倉

沐都興國寺也舊有龍興寺周世宗廢為食國初寺僧屢訴求復為寺太宗怒其煩瀆遣使封劔誅之且曰懼即斬不懼再奏僧行臨刑不懼使以聞太宗甚

通史綱目
喜即日如其請復改爲寺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徃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清非生

太子中允王綸有女十八一日晝寢若魘有物憑附而語稱清非生呼其女爲燕華君能三十六體天篆又能詩後數月如故皆不能記矣

姑蘇筆記

宋 羅志仁

父子立論不同

老泉論高帝云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
 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禍矣然其不
 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東坡論高帝云或曰呂后雖
 悍亦不思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
 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

古案錄已

羅志仁

亦不思奪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
此出於無聊而帝逆之父子立論亦自不同如此

薛萬回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
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
漕朱峻深源每有劄子稟事必稱云萬拜覆時人謂
之朱萬拜深源晦翁曾孫

隱逸

錢文僖公演雖生富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以
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
歐陽修皆一時勝彥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
竹竒卉凡園囿勝處無不到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
與張文定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
張呂繼相善更薦之得職官延卿亦未出仕幽亭蕪
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
屬訪之去其居一里外屏騎從腰輿張蓋及門不告
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不常出見莫知其
何人也但所出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闡明

皆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平日所接之人亦無如數公者老夫幸甚惟願少留對花小酌於是以前陶尊果菽而進文僖愛其高逸亦留而不辭而吏報中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都也尹師魯揖文僖語之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飲數盃盤肴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而已辭去延卿送之門顧而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謂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語歐公諸人曰

此真隱者也渠視富貴爲何等物邪嘆息累日

又

宣和間廣川董佖爲鎮江府教官有李迥者高尚不出人亦頗宗仰之董時往見與之款語出所著書及所嘗獻朝廷者又知其通於治道皆切時用非尋常事文采取人娛悅者董回白知府虞燮曰治下有隱君子盍訪之虞問爲誰董以李迥字叔友對虞曰斯人則願見久矣一日携具邀董而入叔友預辭未嘗製衫帽虞許野服相見至門下車與董步而入叔友

降階迎客神清蕭散虞守甚高之既飭叔友起懇虞
日迥有母年八十矣願得薦迥名于朝丐處士號庶
遇恩可記虞唯而去明日董誥之曰胡不見請而遽
啓此齒叔友色愧悔曰恐其不再來耳董具以語諸
生共嗟惜之予謂虞守不失爲有錢文僖之遺風而
李叔友有愧於郭延卿多矣

賈秋壑醮詞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
河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

之且預揚易簣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
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難安敢顧微
軀而思末路屬醜虜逆臣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
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惜無所用爲有後圖衆口皆
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及留侯之
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
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豈
自道所自爲也讀之雖可笑可哀其文自好

題梁

張于湖代爲和州守設廳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斲詞翰竒偉至今猶存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幕客門士各撰記誦俱不當其意雅乃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大字深刻之諸人歎服文子布衣位至方伯連率功名震耀其胸次亦不凡矣文本不工然吐辭超勝以少少勝多多暗合于湖想見豪氣

意合

東坡言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俞剛正不爲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知太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自以談禪爲事平甫荅曰若如所論卽明公未達禪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平甫此論與東坡意合

南部新書

宋 錢希白

落星石

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
相傳號為四絕

瀑泉

司空圖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廻
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
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為司空之莊耳

錢希白

墜井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夢為虎趣

武宗夢為虎所趣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屬虎

諫遊

上在驪山華清宮值元夜欲出遊陳玄禮奏曰宮外曠野須有預備必欲夜遊願歸城闕上不能奪

鷄兔筭

鷄兔筭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兔

弄子忘志

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忘其志矣

滋水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此廳廳西壁畫

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不
聞香

五花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宿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
云不是上名台姓字五花賓館改從容

置權量

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
私製者北司史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
敢犯

野狐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
野狐培而泉涌店人改爲泠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
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菜粉爲之亦象此也

五縣天子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
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草市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

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栲仲郢爲東川節度使聞之謂幙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刺血濡章

駙馬都尉鄭贍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靈琛之詞也靈琛爲人言之

薜荔

武翊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薜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狀頭宏詞勅頭是謂三頭

六籍奴婢

劉蕢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蕢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

南音新書
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少白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曰塘

衛中行自福察有賊流於播州會赦北還死于播之館置于曰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爲曰土人呼爲曰塘

事決於子

令狐絢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瀉如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龍城錄

唐 柳宗元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日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罡之師也

魏證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

龍城錄



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
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
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
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
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
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
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

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
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
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
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
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
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玄都
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
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頤頷頃
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

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坼帷裂幙時已二鼓
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
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閫中
但聞勸酌交歡竟不知爲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
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
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
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
海阻風飄蕩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
渺自天未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
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
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
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旣辭去
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颺颺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
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
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
居常頰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

龍城錄 八
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
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
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爲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
爲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
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
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噴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
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
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去復
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旣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
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卽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憇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
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
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

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
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
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
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
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
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頂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
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之共乘之而東去
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
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
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
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
袞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

龍城錄
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
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知
云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
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一
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半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毋
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
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
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
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
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
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
其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

倏忽不見傾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失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

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清香靄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

音城錄
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鵞洞庭風浪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才夫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曰夫所在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爲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

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
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
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
生數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
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麾下
病月餘薨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
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關立本有丹青之譽

關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尚為題中諸公
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
已而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
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

音城錄
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
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
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懷我心遂爾龍
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
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
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
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
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闢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卽神
丘先生也深闢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得
其術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

其言深耕概種時耘時耨却牛馬之踐履去螾蟪之
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
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
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
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
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溱渭之間此人宦意畏
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
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為
文思澁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
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仙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順
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
鄉和樂村鳴臯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邇年不
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詭幻莫之信也有子
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楮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佚行水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西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卽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一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劫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卽知崇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開語言構怨連

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使沉滄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惰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長請朝上召見延英上

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岵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擗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太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嘆息思濯煩也寄子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

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
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
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
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
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
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淥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
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
詩賜公稱醪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
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甘酒也玉薤煬帝酒名
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
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爲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
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
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犇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
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
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
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
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柘木以熱酒沃之
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水
刀圭藥魚引吸中卽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
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
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山人此
藥云本受之於閭皂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
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休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

音城錄
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
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
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坭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
爲劉先生隱息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
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
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
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
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
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珣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

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幸驪山
植花萬木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
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柱苑叢談

唐 馮翊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
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碁又以爐火藥術為事一旦
覩天大晒命筆題云爭柰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
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
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旗
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帑剪蛺蝶

西華張氏
圖書印

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
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
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
乃述課得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
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
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
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
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
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

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
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
不到至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
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搗網剪紙鶴二隻以水喫
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時狄公亦醉不
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
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至今
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太尉朱峴辯獄

太尉朱岷出鎮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且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細行而費之以是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寔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寔無金郡衆以其孤立不雜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問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從召堯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成遣簾子畢令門不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
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刻前輩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張自稱俠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飲興卽自稱俠二子好尙旣同相與甚洽崔因

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播在
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
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
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
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
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劔手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
揖客甚謹旣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
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
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
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
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旣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
彰露且非已爲客旣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

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都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降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自彭

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躬已而治之補綴頽毀整葺壞網功無虛日以共郡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榭旣已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朝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鈎斜道開闢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旣畢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岷左右者遂令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陶同遊問及往日蘆管之事陶因獻朱岷陸鬯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卽于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觴栗管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闊公大佳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其發端云虛心織質鴈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賜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名因名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葢賞字有尙也公曰宣父言微不言在言在不稱微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陷逆乃爲芻豢之地歎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岷公兩出鎮于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祇別和尚老僧者熟于祇接至于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煑茗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岷所寶之物卽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柱杖何在曰至今寶之

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歎再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嘗語愚云往歲江行風阻未得前去沿岼野步望出嶺而去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觀客來皆扃門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翹足類坦牀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躑足睡路險仄身行和尚

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畫房門拔匙
擦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簸揚之對
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禧宗末廣陵有窮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人見其
好飲絕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益
自量其得所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
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
不及卽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

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而求飲觀
主事者白云旣已齧損卽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
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物換酒收藏不謹致
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
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卽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
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
自此鼠蹤遂絕不知何故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
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李將軍爲左道所悞

護軍李將軍全臯罷淮海日寓于開元寺以朝廷艱
梗未獲西歸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云能爐火
之事護軍乃延而客之自此常與之善一日話及黃
白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萬已
來者得金二十餘兩爲每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
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顧囊有金帶可
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旣備用火之後日日親自看
驗居數日覺有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數日旣
滿齋沐而後開金色燦然的不虛矣李拜而信之三
日之內添換有一日道人_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悞
之俄經再宿初且訝其不至不得已啟爐而視之不
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無蹤跡

沙彌辯詩意

乾符未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愚云頃年
在京權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屈賓署屬主
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
敬別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
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

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龕
龍去矣乃合字也時日隱西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
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
悟追前人杳無蹤由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
夜月瑩無雲望江澄澈如晝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
人蹤禽犬皆息矣獨某默默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
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厮輩

携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清澄
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
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窻際俯
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隨時所有
東向一人南朝之衣清揚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
魁梧疊疊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
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者語
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
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昆

不豎籬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
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且某
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
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容華妾
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
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客拂象牀大患此也朱衣
欷歔低頭而已東向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乏
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
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虜服曰各徵曩日臨危
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虜服乃執杯
而吟曰趙壹能爲賊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
轍中魚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
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東向曰功遂侔
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
衣乃朗吟曰握裏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將難顧
雲已往羅隱耄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鐘遽
鳴僧戶軋然而啟欵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
羣多有遺之者愚故得而錄其畧焉

崔英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爲之起更問有何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則用何在後期堅曰須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高澈

高澈爲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建曰高澈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爲神澈乃詐爲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高延宗

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爲齊牧乃於樓上濡而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糞以飼左右

崔弘度

崔弘度隋文時爲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誰我後

因食鰲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蓋同時虐吏也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法慶

釋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柱像未成暴亡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還良久云見宮殿若王者見法慶在一像前語曰法慶造像未畢何乃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事言訖大智再生衆異之往問法慶亦話說其驗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葉一枚齋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崔膺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
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
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爲上客善爲畫時因酒與偶
畫得一疋馬爲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叫稱膺
矢馬張公令捕之廂將問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
廂下監軍怒請食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
違建封曰却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

任迪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
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衆聞
皆泣感後景畧卒軍請爲主白衛佐拜中憲爲軍使
後鎮亦定

采娘

鄭代肅宗時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
采娘淑貞其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
輿雨葢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丐
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

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
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
娘母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
何爲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
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若終當爲男子母之所
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
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
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
孩兒卽啼哭罷卽愈及能言常戲弄之物乃采娘後
身也因名曰叔子後及位至杜史

唐衢

周鄭客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一聲音調哀
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
主人爲之罷宴矣

靈徹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廉使丹以惠遠
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
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毋晝夜十二沉之節雖冬夏

雲陰月黑無所差矣

義山襍記

唐李商隱

象江太守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
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
空中而隱外若癢癭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
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
食乃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
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旣死吾又得之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旣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占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

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太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太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來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太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

元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
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
者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
畜牝馬艸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迤
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
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

日不絕少良政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
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
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
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子有活人今其尚不
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太必殺之艸間無
爲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
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
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買轉
與隣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

書不復出里開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
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
庸存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
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
舉負給薪水洒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
時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
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
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身重胤爲鄆帥喜聞
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
里間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
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楨雜付比近用度費
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
谷聘之驤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田滂善
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大豕羅
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
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

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
韓愈善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雲車二詩
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公曰此諛墓
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
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烈然其能面道人短長
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
其過人無限

文藝襍著

唐皮日休

讀司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
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
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
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
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術愈精
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

蚩蚩之類不敢憺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使後之士于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日休曰征稅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卉猶恐不奇減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嗤戶

笑有能以不毛而稅者哉如曰必也居不樹桑雖勢家亦出里布則途無蹠丐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於耕耨轉而輸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曰必也田不耕者雖勢家亦出屋粟則途無餒斃之民矣今之民善者少不肖者多苟無世守之業必鬪雞走狗格箠擊鞠以取資於游閑太史公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則世無遊墮之民矣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

有依聖制而天下不治者執事者以爲如何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者足以守不以加加則弊足以加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酌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蠖漢蠖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

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匝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弊怠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使之然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惑雷刑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逢氏田甚廣已牛不能

備耕嘗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惡爲一鄉之師
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篳耕于烈日笞耨于晦昃未
嘗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日休日
逢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絕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
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爲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
乎民命也宜矣今逢氏苦其力天則震死如燕趙無
賴少年推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貨法不可戢刑不可
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
知是天地也

悲摯獸

匯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茗頃爲農
夫息其傍未久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娛視之
虎也跳踉哮囁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
也農夫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
重娛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膚而斃矣意
者謂獲其膚將食而娛將娛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
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於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
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

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
不勝任與夫獲死麇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爲死麇
以刑禍爲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
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
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况利死之後哉則莊生
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
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

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
也曰夫赦者楚之嘗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嘗
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
豎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
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
者也

旌王宇

王莽竊弄漢柄擅斥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
漢祿者闔朝皆然也莫不迴忠作佞變直爲邪曾不

敢一悞莽色以平帝得親乎外氏者也而宇乃以爲
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
不以其父得天下爲利以反道爲慮不以已將爲天
子之子爲貴以愆咎爲戒嗚呼宇之道大不負天地
幽不慙鬼神貞不愧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
備矣而班氏忘讚皮子旌之美夫

斥胡建

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斬莊賈孫武
之僂宮嬪魏絳之辱楊干是也如建者爲軍正丞設
御史有奸在建職當以狀聞自有天子之刑名如擅
斬者乃一夫之暴賊上吏者也以辱國威國威者軍
刑者也夫軍政之職當申明其法于軍帥亦不可擅
行誅殺也正且不可况又丞哉嗚呼漢不以是僂建
以正其罪反以詔命賞之嘻妄矣過直近乎暴物過
訐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爲賊子在國爲亂臣其
建之謂矣

無項託

符朗著符子言項託詆訛夫子之意者以吾道將不

勝於黃老嗚呼孔子門唯稱少故仲尼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嘆其道與已促固不足夫蔽之也如託之年與回少遠矣託之智與回又遠矣豈仲尼不稱之於其時耶夫四科之外有七十子七十子外有三千之徒其人也有一善仲尼未嘗不稱之豈於項氏獨掩其賢哉必不然也嗚呼項氏之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尿娟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法苑珠林

闕名

孫壽

顯慶中平州人有孫壽於海濱遊獵遇野火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以火竟不焚壽甚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剛般若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如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李觀

法苑珠林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五侯寺僧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尸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

醴泉

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異常者也

柳儉

邢州司馬柳儉在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經若經有兩紙未通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卽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

法苑珠林
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
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益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
經得五千餘遍

蒼梧雜志

宋 胡瑄

酒債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
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
本此

望闕亭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
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

遭繞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柳樹

柳樹高六七尺無枝葉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瓠繫之顛實外皮如葫蘆膚中有汁升餘清如水味美于蜜食其膚則不饑食其汁則增渴又有如兩眼處俗

人謂之越王頭

青瑣高議

元 劉斧

雪擁藍關

韓退之姪湘有仙術方退之在朝暇日湘種頃刻花
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
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
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公詢其地
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迷樓

雪擁藍關

迷樓記云浙人項昇能構宮室先進圖本帝大悅詔
有司營之經歲而成工巧之極自古無有帝幸之大
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
迷樓后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人膏
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插竹表忠

寇萊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
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于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
朝廷此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貶死於雷州詔
還葬道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插地以挂紙錢而焚
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議醫

夫醫之爲道尤難於他術從來久矣方其疾也雖金
玉滿堂子弟骨肉環圍莫能爲計必得良醫以起之
卽醫之爲功非小焉王執人之性命者也此所以良
醫患少而庸醫患多也不意爲庸醫持其疾反覆寒
熱弗辯形脈是亟其疾使加焉則從而失者有之余
嘗患其若是前集嘗言之矣意不爲諸君得也誠欲

士君子治病得其人云耳

本朝善卜

仁廟時後苑有水亭將壞方議修整帝以記年月日詔苗達而問焉達乃籌於帝前奏云若人則其人見病必恐不起如物則將壞之兆帝甚喜以束帛賜之以旌其術

士子對荆公論文

王荆公介甫時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遽慚俯而去

出侍姬皆處女

王筠李順亂蜀之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府王尤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媵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置侍婢以待巾幘自此官屬稍置侍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皆處女也

青瑣高議 卷一
大桶載食物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之不過一彈丸耳公常以五七兩爲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試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駭訝一日食客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

殺猫生子

治平三年咸平朱沛家粗豐足尤好養鵓鵠編竹爲室數動踰百一日爲猫捕食其鵓沛乃斷猫之四足猫轉堂室之間數日乃死他日猫又食鵓又斷其足前後所殺十數猫後沛妻連產二子俱無手足皆棄之沛終不悟惜哉

一門二相

本朝大丞相呂公蒙正大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二十年居政地鈞陶群品運幹元化四夷畏服天下一和終始一節玉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嗚呼盛哉本朝丞相賈黃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百

青瑛高議 四
廢條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爲賢相美哉

三元一家

大丞相王曾青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樞密馮
京鄂州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楊學士賞開封府
解元南省省元殿前狀元本朝太平百餘年文物最
爲隆盛數路得人推進士爲上第天聖三元纔三人
耳繼之者又何其稀也

鹿啣牡丹

宮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黃次日甘草黃次日建安

黃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宮中
貢一尺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
數寸祇開一朵絳幃籠護之帝未及賞會爲鹿啣去
帝以爲不祥有佞人奏云釋氏有鹿啣花以獻金仙
帝私曰野鹿遊宮中非佳兆也殊不知應祿山之亂
也

秘閣閑話

闕名

金梭

蔡州丁氏女精于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辟蠹

熊山野好訪異物有石龜石桃石棗之類嘗夢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眉目皆具今世有石燕石蟹之類又松亦化爲石隴州有魚石子置



書籍中能辟蠹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官市

南部新書云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官市

本草白字

善醫者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黑者是漢人益之

者也

耕餘博覽

宋 闕名

念佛生蓮

昔天台黃巖寺僧畜一鵠鵒常隨僧念佛不待僧教亦自念得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蓮花穿土而出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

各携一囊

盧杞遇馮盛于塗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

大笑盛正色日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
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
勝已而撥杞囊果是三百刺

櫻桃詩

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
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
贄句在上則叶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子
耶

異嗜

宋南康公劉邕嗜瘡痂比於鰾魚唐劔南節度使鮮
于叔明嗜臭虫每採拾得三五升浮於微熱水洩其
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權長孺嗜
人爪甲見之輒流涎



